

磨剪子嘞 搶菜刀

朋友從南洋發來微信，說：“現在都見不到走街串巷吆喝‘磨剪子嘞，搶菜刀’的人了，好多兒時熟悉的手藝人和叫賣聲都消失了。”不提則罷，這一提，往事頓時如潮水般涌上心頭。我小時候，每每於生活的縫隙中，突然就聽到一陣陣拖着長腔的“磨剪子嘞，搶菜刀”的叫喊聲，緊接着，就看見扛着一條長凳的手藝人出現在家門前。正在給孩子們做衣服的媽媽，正在切菜的奶奶，就會趕忙從紙殼糊成的半圓形針線筐里或竹筐里拿出一兩把半新不舊的剪子、菜刀，交給磨刀人。

磨刀人的工具並不複雜。一條長長的條凳，條凳一頭裝有磨刀石，磨刀石的旁邊掛着一個塑料瓶，里面盛有半瓶子水，再加上一把搶子，便是磨刀人全部的家當。開始磨刀了，磨刀人會騎坐在長條凳上，身體前後搖動，就像騎馬一樣。在謎語中，“騎着它不走，走着不能騎”，描述的正是磨刀人的工作方式。

磨刀人有能說的，也有不能說的。不能說的，見到婦人拿來剪子或菜刀，沒有二話直接開磨，磨完，交給婦人，收二分錢，就又開磨下一把菜刀或剪子。喜歡說話的，從頭到尾，嘴巴就沒停過，一邊磨一邊與身邊人開玩笑，不是夸女人頭髮梳得油光，就是夸誰家小媳婦長得俊俏。

那時，我喜歡站在磨刀人旁邊，看他一前一後地伸着腰磨剪子或菜刀，以及逗哪個孩子說笑。我真正對磨刀人產生興趣，是因為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電影《紅燈記》：有一個磨刀人，頭戴一頂舊鴨帽，身穿一件不知打了多少個補丁的舊棉襖，走街串巷地吆喝着“磨剪子嘞，搶菜刀”。這個磨刀人其實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所以那時，在我內心，每一個吆喝着“磨剪子嘞，搶菜刀”的磨刀人，都可能是地下工作者，以至看到磨刀人在自家門口或街道上磨刀，我就會胡思亂想。有一次，我趁磨刀人不注意，幾次三番地朝他的腰間察看，甚至還裝模作樣地摸了一下，看他到底藏槍了沒有。

“磨剪子嘞，搶菜刀”，對於50歲以上的國人是再熟悉不過的聲音了。那腔調、那裝扮，雖然反映的是那個時代走街串巷的手藝人為家庭生計而奔波的辛苦場面，但凡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依然能從一聲聲“磨剪子嘞，搶菜刀”的叫喊聲中，感受到質樸而又關乎百姓生活的美好及溫暖。 作者：李宗保

老式飯局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飯圈”，純享受美食的、談心的、吐槽的等等。這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本沒什麼可說的。但是最近的一個老式飯局讓我有點兒感嘆。當然到場的都是老朋友，也沒有什麼目的，就是偶爾見一面，叙叙舊。飯館呢，也沒有什麼特別，就是普通的粵菜館子。那麼，讓我感嘆的是什麼呢？

首先，赴飯局的七個人竟無一人遲到。老友們住得天南地北，晚餐時又恰逢晚高峰，但每個人都自覺地解決了自己的時間、交通問題。要知道在許多飯局上總會有人姍姍來遲，塞車當然是最好的理由。不把別人的時間當回事是許多人深層次的“不講武德”，好像先到者會很沒有面子，這也是不自信的外在表現。

其次，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席間竟沒有人看手機，甚至沒有人從包里拿出手機（鈴聲去接一下是有的），也沒有人給食物拍照片。這一點很多人都做不到。如果不是事先把手機統一收起來，那一定會有人手癢，從頭到尾低着頭看手機——越是面對親近的人越肆無



事越要落地。這個在無形中形成的老式飯局讓我想到，人生中，為什麼有的朋友會經歷時間的洗禮一直留在身邊，哪怕飯菜並不出色，話題也相對老舊，還是會讓人矢志不渝地維護這份情誼？想來，做人最重要的還是品質。 作者：張欣

前幾天，在網上“冲浪”的時候，我刷到一段很打動我的話：

“我做拉面的方式，是在高中時一個朋友教我的；每到秋天，都有一個男孩為我製作歌單，我曾經開車越過邊界，只為了和他約會。”

“我之所以吃壽司，是因為曾經有個女孩介紹我嘗試，即使現在我們已經不再聯係；我喜歡印度菜，是因為好朋友的父母曾把它分享給我。”

“我有一些珍藏的電影，都是因我所愛之人的推薦才喜歡上的。”

“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就像一張拼圖，由我愛過的每個人的點點滴滴組成，即使那只是些短暫的瞬間。”

很難形容我看到這段話時受到的觸動。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存在，其實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停地被人愛着的證明。它們一點一點地拼湊起來，拼成了一個完整而獨特的我們。

於是，我開始回顧自己有什麼習慣、喜好的是因為我愛的人而產生的。

我發現，有很多很多。比如，我喜歡毛絨玩具，因為曾經和好友在娃娃機上大戰了一個下午；我最喜歡的樂隊是五月天，因為高中時的朋友曾把耳機塞進我的耳朵，分享五月天的歌給我聽；我沉迷於兔肉火鍋，因為無數次下班後，朋友都會拉着我前去品嚐；我喜歡的小狗是邊牧，因為它是好朋友最愛的夥伴。

我從前從未認真想過自己為什麼會有這些愛好。一一捋清之後，我突然產生一種巨大的幸福感。

我特別能理解那個女孩所說的，人生就像一張拼圖。我覺得我的拼圖豐富又細膩，每一塊都承載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回憶。

寫到這里，我想起另一個故事——《尤利西斯清單》，它也讓我產生一種人生就是幸福碎片的既視感。只不過，這份清單里的幸

人生就像一張拼圖

福，更多的是偏向於那些容易被我們遺忘的陌生人。

故事是一個外國男孩講的。他曾經在15歲時離家出走，搭上了一列火車。

在車廂里，他認識了一個名叫阿曼達的女孩，兩個人聊得非常投機。當時大家都沒有

沒有我的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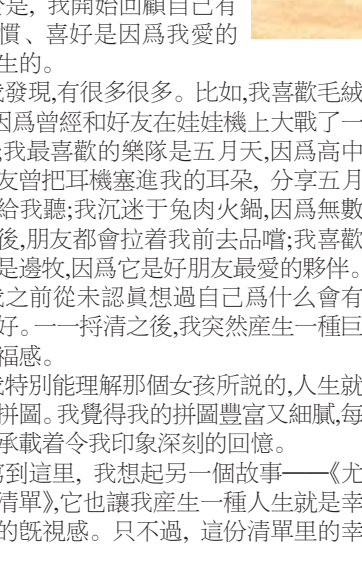
“都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您為什麼看起來還那麼高興？您是不是笑得太開心了？”

母親接下來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其實我挺想哭的。我想看到子女的幸福生活，我不想死，我當時真的要瘋了。可攝影師一直讓我笑，我能怎麼辦，就笑唄。”

就這樣，這張沒有我，卻是我所喜歡的一張全家福被照相機定格了下來。一連串的痛苦瞬間反而會讓人回想起自己的真心和真愛。要問我從這件事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痛苦不是生活的終結，生活在痛苦中繼續，而支撐生活繼續走下去的，是夾雜在痛苦中的那些可以見證珍視之人內心的瞬間。

作者：[韓]張起乘



在預料到自己患癌的那一刻，母親是如何在家人面前不露聲色，笑着照出那張全家福的呢？過去幾年，我始終沒能察覺母親當時的心情，直到這時，我才從母親口中得知真相。

在拍攝全家福的前幾天，母親發現了自己胸口的腫塊，她懷疑是腫瘤，卻主動選擇忽視這個不幸。她害怕一說出來，這種預感就會變成現實。更令她害怕的是，自己會成為子女的負擔。她想用全家福給一家人留下幸福的回憶，在她看來，這是做母親的職責。

磨剪子嘞 搶菜刀

我父母家有兩張全家福，一張掛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客廳，另一張掛在小屋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客廳里的那張是一張很普通的全家福，有我的妻子、孩子、外甥、大姐、二姐、弟弟和父母，每個人臉上的笑容都是那麼燦爛。反觀掛在小屋裏的那一張，因為時間過於久遠，照片的背景色已經發灰，上面落滿了灰塵。這張照片是十幾年前照的，上面沒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也沒有我。

當時，大姐和外甥準備到海外生活兩年，我們決定在他們臨行前照一張全家福。提前兩個月我們訂了照相館，也約定好了聚會時間，偏偏就在那一天，我在醫院忙得手忙腳亂，把照相這件事忘得一干二淨。在約定時間的前一個小時，家人打電話提醒我，我看時間倉促，又想以後有的是機會一起照相，便決定爽約。母親聽到我說不去拍全家福，只是悻悻地說了一句：“下次再一起拍吧，你注意身體。”

不想想沒過幾天，生活就讓我實實在在體會到了“下次”兩個字的沉重感。大姐和外甥離開後一個月左右，母親打來電話。她總怕妨礙子女的工作，所以很少主動聯係我們，這次卻囑咐我有空一定要回家一趟。一開始我並沒有在意，以為她是想我了，但當她背着家里人找到我時，我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母親說自己的胸口長了一個腫塊，問我能不能給她檢查一下。那一刻我默住了，作為醫生，我當然可以提供檢查，可作為兒子，我膽怯了。我知道母親能跟我說這件事一定用了很大的勇氣，我努力平復心情，冷靜地檢查有腫塊的部位。核桃大小的腫塊凹凸不平，指尖

老式飯局

最後尤為重要的是，多年的老朋友，哪怕只是幫了一點兒小忙都要隆重答謝。這種答謝絕不拖延，只有老派的人才會這麼做。大部分人是情有義的，也不怕花錢，就是懶得組局——得給每個人發信息，還要協調時間、訂飯館——想想都累，於是就會拖延症發作。對組局的人來說，麻煩也是答謝的一部分，他們一定不會讓答謝只停留在口頭上，越是小

人生就像一張拼圖

福，更多的是偏向於那些容易被我們遺忘的陌生人。

故事是一個外國男孩講的。他曾經在15歲時離家出走，搭上了一列火車。

在車廂里，他認識了一個名叫阿曼達的女孩，兩個人聊得非常投機。當時大家都沒有

沒有我的全家福

“都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您為什麼看起來還那麼高興？您是不是笑得太開心了？”

母親接下來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其實我挺想哭的。我想看到子女的幸福生活，我不想死，我當時真的要瘋了。可攝影師一直讓我笑，我能怎麼辦，就笑唄。”

就這樣，這張沒有我，卻是我所喜歡的一張全家福被照相機定格了下來。一連串的痛苦瞬間反而會讓人回想起自己的真心和真愛。要問我從這件事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痛苦不是生活的終結，生活在痛苦中繼續，而支撐生活繼續走下去的，是夾雜在痛苦中的那些可以見證珍視之人內心的瞬間。

作者：[韓]張起乘

